

欲解決考試問題請備

百科常識問答

教育界鉅子專著

高小初中高中學生

必修投考必需

本社鑒於學校科目之浩繁。學者每週僅憑數小時之講授。不易領悟。故特結合現代教育界鉅子百餘人。各將其專門研究之科目。用問答體裁輯為百科常識問答一書。刪繁擷要。解答明哲。并附中外五彩地圖二幅。不僅足供中小等學校學生自修參考。或準備考試之用。且堪作學校教科科本之需要。故另備單行本分十七科為十七種。以便學者。自由選擇。十七種書名如下。

總發行所 東方文學社 分發行所

(角二元一洋實) (册巨三全)

黨義	問答	唐守常著	定價一角五分
國學	問答	謝卓聖著	定價二角
中國歷史	問答	潘之寶著	定價二角
世界歷史	問答	車曾訓著	定價三角五分
中國歷史	問答	洪繼熊著	定價三角
世界地理	問答	李長傳著	定價三角
動物	問答	劉慶萱著	定價一角五分
植物	問答	劉慶萱著	定價二角
生理衛生	問答	徐養頤著	定價一角
礦物	問答	劉慶萱著	定價一角
物理	問答	夏蔚慈著	定價一角五分
數學	問答	夏蔚慈著	定價一角五分
算術	問答	王露保著	定價三角
代數	問答	蔡燦著	定價四角
幾何	問答	王露保著	定價一角五分
三角	問答	蔡燦著	定價一角
英文法	問答	周海樓著	定價四角

各省大東書局及各埠大書店

求闕齋日記類鈔序

右鈔錄曾文正公日記，略分十類。夫修己治人，道之大綱也。修己者，知行並進，治世者，文武兼資。故首問學，次省克，繼之以治道軍謀。至於倫理者，通乎內聖外王，而大本大經之所在，故上卷以是終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古有明訓矣。文藝雖若學之末務，而昔賢以爲載道之器，援古證今，徵文攷獻，有心者毋敢忽焉。故以鑒賞品藻，次於文藝之後。至若頌養以全形，遊覽以擴見，亦恒視人之所志所業，以爲重輕，安可概自爲餘事歟？此編次之微意也。先賢有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大有爲者，其平居之課身心也，至密，其求寡過也，必夙夜匪懈，而後日起有功。今湘鄉曾文正公，薄海戴其忠勳，拜世宗其德望，其被諸竹素，銘諸鐘鼎，與旗常者，既已爲人所共見共聞矣。而一讀其所爲日記，則條綜於日用行習之間，檢攝於幽獨密微之地，誠所云『言有教而動有法，行有存而息有養』者，歟？故能削平

寇難，光輔中興，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播威名於瀛海之表。存膺聖朝之懋賞，沒極人世之哀榮，可不謂天挺人豪，古今罕覩者乎？公供職京朝十有四年，其日記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等篇半就散佚。其曰『涇縣穆穆之室日記』，每日以八事自課，亦廬有存者。咸豐初載，山衡州治軍，東征克武漢，戰彭湖，入守章門。凡此數年，隨筆記注，均缺失無從檢尋。唯自戊午以後，迄於同治壬申二月易寶之口，所自書日記，無一朝一夕之間，無一點一畫之苟，則傳家之墨寶，希世之奇珍已矣。宋時洛閩數大儒講學，皆有語錄，蓋及門諸子聞其師之緒論，因時編纂，或不免雜以己意，而稍失其真。此編所鈔，謬託於朱子語類之義，而一句一字悉出於公之自記，不敢於中有所增損。世有達者，其將不以僭竊罪我邪！

光緒丙子八月既望，後學湘潭王啓原識。

求闕齋日記類鈔 目錄

卷上

問學 省克 治道 軍謀 倫理

卷下

文藝 鑒賞 品藻 願養 遊覽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湘鄉曾國藩隨筆 湘潭王啓原校編

問學

條緒。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爲有益，尙未有

辛丑正月

學問之事，以月知月無亡爲喫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

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

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卽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爲學祇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卽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侯良宰（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節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恃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祇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祇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

辛丑七月

倭良宰前輩先生言：『研究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翁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夫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

壬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難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卻？

壬寅正月

勉之！

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把持，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

壬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顧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壬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況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

壬寅正月

易大壯卦，象大衆正與養氣章通。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壬寅正月

晉卦：『閑字裕，无咎。』裕，離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

壬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

壬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

平情，必君子也。』

壬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

壬寅正月

咸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

壬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弊，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歷學使如食烏啄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祇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

壬寅正月

巽乎水而土，頗悟養生家之說。

壬寅

良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即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有體會，我輩但宜繼續繼續，求其時習而說。』

壬寅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

壬寅十一月

至岱雲處，看渠日課。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益

極無言！平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己有之之誠。而前日讀篤仙詩，本日觀岱日課，尤中心好之也！

壬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即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壹則動』也。

壬寅十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祇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啓也。殺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

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壬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證无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壬寅十一月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鑄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微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

求關齋日記類鈔 卷上

四

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察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

壬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豔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

壬寅十一月

竹如教我曰：『爾子嘗言：『竹如真是幹事，予所聞者貞耳。』』竹如以『耐』字教我，我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

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

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祇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

癸卯二月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頹，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

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國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少遜。李因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

癸卯二月

夜讀楊國先生集，中有數條，破我伎求之私，如當頭棒喝。

癸卯二月

讀楊國近古錄，真能使鄙夫寬，落大教。

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憊入所能移，只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讀記朱子語類『雲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已的然，且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註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微蘊善而有味得乎！

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處君子不謂命也。

癸卯二月

鏡心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妄說，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肯可也，不必說此句即解此句也。

癸卯二月

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友也！

癸卯三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大地位，此縣縣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

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驥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

辛亥七月

有靈寬饒諸葛之勁節，必兼有山曰淵，淵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曉曉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觀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闊深矣。

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即自爲承認之地，故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卑賢之所以爲卑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驕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

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資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情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付氏讀古文鈔與付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與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百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蠅成坭，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

辛亥七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願』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願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賢尤爲切要。

五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六

辛亥七月

坐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辛亥七月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

辛亥七月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匿者，有不測之禍。懷技心者，有不測之禍。

辛亥七月

除卻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向上，則人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

辛亥八月

顏泉明求始姊妹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邵曲妻子。且數哀閔諫之衣衾，與其父某卿同盛德之事，足以貫日月矣。

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

不可勉強。窮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

辛亥十一月

室慾常念男兒淚，慙慙當思屬續時。

辛亥十一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陽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穆，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障面盎背。

壬子正月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其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襲飲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

壬子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爲親切！

壬子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真還人，靜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格亡營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顧闈並稱，顧則爲己，闈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爲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並稱，王則爲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並稱，方則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菴、朱可亭、蔡味經，則爲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遷茂者也。

戊午十一月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要須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寧之習。

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

己未二月

胸懷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己未二月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

己未三月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則庶幾可爲完人矣！

己未三月

閔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汙處。『汙者，下也；平者，庸也。』夷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汙。』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汙。『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不用不拔，而自處於汙，以汙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

己未四月

讀東坡『但尋牛矢覺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娘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灑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

己未五月

思夫人皆爲名所騙，爲利所騙，而尤爲勢所騙。當孟子之時

鮮衣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

己未五月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盛，天道惡武。武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懷心也。四知之目即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量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領此言，謂『欲培植家運，須從此七者致力也。』

己未五月

讀書之道，相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猶一勺之水，斷無慷慨淋漓，汪洋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己未五月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陶鑒，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張稱曰：『鄉人有終年賸博而破家者，語

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一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闕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饒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追精之義爲近。子序笑應之。

己未五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緊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章。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爲成章。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爲成德。否則載沈載浮，終無所成矣。

己未六月

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

己未八月

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爲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闢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闢安民爲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擇民，不害其爲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

而猶爲得其正。

己未八月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發好惡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

己未九月

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憫憫可以發不祥。」似頗有意義，而魏未能自體行之。

己未九月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有惡德敗行，聽之蟻壤不倦，妒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如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冶而以鐸鑊干將自命，此涼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女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尙加戒之。

己未九月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強顏意遠；一樂也。安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

己未九月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圍棋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

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習也。屢學而拙如蓍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衆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衆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衆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是真無馬哉！

己未十月

李中甫自黃州歸來，稍論時事。余謂當暨起骨頭，竭力撐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聯云：「養活一團春意，撐起兩根窮骨頭。」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惜皆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不怨不尤，但反身爭箇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曾用木板刻出，與此聯絡相近，因附識之。

己未十月

夜閱荀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云：「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愛以終身。」一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

己未十月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己未十月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日來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尚不失晚年進境。十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察也。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即所謂天道忌巧，大道忌盈，天道忌重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一薄德也，驕斷皂白一薄德也。三知者，論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即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安寢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三察者，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

己未十一月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無爲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以所言者爲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

己未十一月

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軍中乃爭鬪聚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頗難其道爾。

己未十二月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即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固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氣猶未免爲庸俗之人，可愧也已！

己未十二月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可盡信，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詞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爲添數句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爲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

己未十二月

與作梅陽論易圖及風水之說。又論天下之理，惟易簡乃可行，極爲契合。

庚申正月

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數字，則無入不自得。子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氣誼孤與不孤哉？

庚申正月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砭石之規，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

庚申正月

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

庚申三月

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古人格言儘多，要之每事有第一義，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得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本根圖枝葉。古人格言雖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已矣！

庚申四月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

庚申四月

聞季高說：『有孝子、孝婦二人，因其家火起，昇其母靈柩於外，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婦尤孱弱，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二也。勢激則力勤，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庚申四月

諸生呈繳工課，余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問好察云云。兩事反復開導。

庚申五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九弟諫余數事，余亦教九弟靜慮涵泳，蕭然物外。

庚申五月

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使矜心生於不自覺。

庚申七月

夏駿甫言：『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要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

庚申八月

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爲至要，至該，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

庚申九月

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戕賊氣憤。作人之道，亦惟驕情二字誤事最甚。

庚申九月

與作梅壑談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曰恕也。仁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說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因引顧亭林所稱『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以勉之。

庚申九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一一一

東坡『守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必有顛覆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闕』名齋，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

庚申九月

送人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父不能代子謀，兄不能代弟謀。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庚申十一月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者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有微始微終，須臾不可解之遺。勤所以微始也，謙所以微終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一即好雄，一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庚申十二月

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成情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富多寫幾分，偏示諸弟及子姪。

庚申十二月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雖乎不可搖奪。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姪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自八年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之一

端也。以後當漸漸戒止，并函誡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

庚申十二月

立身之道，以剛學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

辛酉十月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

辛酉八月

與九弟言：『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爲上爲下，爲師爲弟，爲長爲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九弟深以爲然！

辛酉八月

孟子光明俊偉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彷彿。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

辛酉九月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

辛酉十一月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

辛酉十二月

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張。與之言，莊自然之趣，竭其游心虛靜之域。

壬戌二月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復與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游息，盡備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日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榮利爭奪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掃除矣。

壬戌四月

讀原聖伯夷、鮑麟解、龍難說諸首，岸然相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

壬戌四月

求齋齋日記類鈔 卷上

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惰者歉收，性也；爲稼湯世，終歸焦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人而不治，禮人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者，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認。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爲宗，庶幾其近道乎？

壬戌十月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即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爲善也。念恭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古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

癸亥正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一四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徹，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

癸亥二月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信道不篤，閒或客氣用事耳。

癸亥八月

溫孟子分類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性之屬，目曰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曰廉節大防。言自況自許之屬，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厲之屬，曰切己反求。

癸亥十一月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趨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違，愧愧無已。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自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

甲子四月

夢見姚姬傳先生，頤長清癯，而生趣盎然！

甲子十二月

闕聖祖庭訓格言，嗣後擬將此書及張文端公之聰訓齋語，每日細閱數則，以養此心和平篤實之雅。

乙丑五月

蘇詩有二語：「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余爲廣之云：「修德不求報，能文不求名。」兼此四者，則胸次廣大，含天下之至樂矣。

戊辰四月

爲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議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下。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議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閱鄉會試卷，所定甲乙，豈有當哉？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一虛心涵咏，而不妄加評罵，斯可哉。

戊辰四月

近日見紀澗牙疼，係兒小疾，每以家中人口爲慮。又惜念南中諸弟各家，竟日營營擾擾，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軍山扶此，卽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雨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以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以後每日當從樂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則日有恆課，治心則純任天命。兩者兼圖，終吾之身而已。